



## 雞足山遺址的探索

達彌卡

嚴肅的、常修苦行而又喜歡離羣獨居的摩訶迦葉（大迦葉 Mahakassapa）是佛陀其中一位重要的弟子。當舍利弗（Sariputta）及目犍連（Moggallana）比佛陀還早逝世時，大迦葉（Mahakassapa）就被視為佛陀的承繼人。巴利文大藏經（Pali Tipitaka）內就有好幾個重要的經論歸屬於他。在僧伽內，他還是倡導苦行運動的領袖。佛經的第一次結集還是由他主持。及後，在中國裏他更被視為禪宗的始創人。很奇怪地，雖然大藏經裏及其論書都能提供許多有關大迦葉的生平資料，唯是對他的死亡却是緘默。在「十誦律」(Savastivadian Vinaya)與「天譬喻」(Divyavadana)，以至一些其他早期註釋則有所記載。雖然，它們之間在詳盡細節的內容上有些出入，但大抵的輪廓還算一致。

在佛陀大般涅槃前，傳說佛陀將其袈裟交付予大迦葉。幾年後，這位年邁的苦行僧，朝著一個偏僻的山走去。登上山峰後，

他隨即用他的杖棒敲了敲山石；山石因而打開。大迦葉就內進山裏，旋即進入三摩地；山石又從新閉上。在遙遠的將來裏，當來下生的彌勒佛要示現這世界時，他將會來到此山；山石照樣會又一次的打開。彌勒(Maitriya)將從大迦葉那裏接過佛陀留下來的袈裟，而新一期的法佈期隨即宣告開始！從前曾在那裏及將來亦在那裏會發生大事的那座山名叫古魯拍答基尼(Gurupadagiri)（亦即導師足山）。又或，更常被稱為古古他拍答基尼(Kukkura-padagiri)（亦即鷄足山）。此由於它的三個筆挺聳立的山峰，樣貌恰似鷄足因而得名。

當佛教仍在印度盛行時，古古他拍答基尼(Kukkutapadagiri)就成為朝山者主要的目的地。這不但是由於大迦葉的關係，更因為它被視為彌勒於將來開展化度衆生大業的發源地。山峯上的佛塔更被傳為阿闍世王(Kingajatasatu)所建。而這佛塔又經常具

像徵性地出現於彌勒像的頭冠上。其中一個有關古他拍答基尼 (Kukkutapadagiri) 的記載就有這樣的描述：「……諸國道入年年往供養迦葉。心濃至者夜即有羅漢來共言。論釋其疑已忽然不現。……」無著 (Asanga) 在古他拍答基尼的一個石窟內，用了十二年的時間朝禮供養彌勒。乃至密宗長老山那提釋迦 (Sanatrasika) 亦在那裡好一段時間。從第四至第八世紀期間，許多來自中國的朝山者，都前來印度的古他拍答基尼 (Kukkutapadagiri)。義淨法師 (I. Tsing) 未離開中國前，會稱道他如何熱切地期望攀登這聖山。當然，他這願望終得到實現。另外，神會和尚 (Hsuan-Hui) 亦被傳當他在菩提伽耶 (Bodh Gaya) 一石窟居留期間，亦曾登古他拍答基尼山 (Kukkutapadagiri)。

在中國往朝古他拍答基尼山 (Kukkutapadagiri) 的欲望越熾烈而前往印度越加困難的情況下，位於雲南省的一座山就被鑿定成爲原來的古他拍答基尼 (Kukkutapadagiri)。即使時至今日，許多中國人當得悉真正的古他拍答基尼 (Kukkutapadagiri) 山不在中國而在印度時都很錯愕。法顯 (Fa Hsien) 及玄奘 (Hsuan Tsang) 均曾到過古他拍答基尼 (Kukkutapadagiri) 山，並留下許多對它的詳盡描述。隨著佛教在印度的消失，古他拍答基尼 (Kukkutapadagiri) 也隨之失掉。即使到現在，它實際位置仍是個謎。對於這個聖山的位置，就只得靠那些中國朝山者留下來的記錄。法顯 (Fa Hsien) 稱說它就在菩提伽耶南面三里處。這顯然是沒可能的，因爲朝這方向走，八十里內並沒有山麓。若不是法顯弄錯的話，就是他的遊記經多世紀的輾轉流傳時訛誤了。玄奘 (Hsuan Tsang) 則稱道古他拍答基尼 (Kukkutapadagiri)

在莫漢拿 (Mohana River) 河東一百里，即菩提伽耶 (Bodh Gaya) 之東一里半。而義淨 (I. Tsing) 則說它約在那蘭陀 (Nalanda) 以南七由旬 (Yojanas)。另外，一位朝山者則又說它離菩提伽耶東南一百里。集合了這幾個不同的版本，我們也許對這個聖山的位置大蓋也可有個粗畧的印象。

在十九世紀時，那些對俱歷史地志學感興趣的英國考古學家都利用中國朝山者留下的文獻與及現代地圖，嘗試找出古他拍答基尼 (Kukkutapadagiri)。而第一個被認定爲古他拍答基尼 (Kukkutapadagiri) 舊址的地方，乃爲一個名叫拍夫蘭拿 (Patrana) 的山。它約離古基哈 (Kurkihar) 村一里，亦即離伽耶 (或現稱格雅) (Gaya) 至羅基爾 (Rojgir) 大路邊。那條村第一次受到學者注意時，是在一八四六年。當時剛隨著馬湛傑度爾少校 (Major Marcham Kittoe) 報導他的發現：「……不勝其數的佛像而大部份爲價值非凡而值得遷往博物館或運回祖國的精美巨型佛像。」兩年後，他又回到那裏，並且「收集」足足載滿十輛車的佛像離去。至今有部份仍可在加爾各答 (Calcutta) 的印度博物館中陳列。

英國著名考古學家亞歷山大·根寧咸 (Alexander Cunningham) 受到傑度爾 (Kittoe) 少校的發現所誘使下，在一八六一年前往古基哈 (Kurki Har) 察究。當時，他發現到村落附近一列不高的山脊；主要是由三個圓混的土墩所組成。鑒於這條村的名字又很接近古他拍答基尼 (Kukkutapadagiri)，容易使人把二者聯想起來；亦由於這些原因，他就論定自己率先發現這個聖山。可是，根寧咸 (Cunningham) 的結論存有幾個難於使人接受

的問題。第一點：雖然古基哈（Kurkihar）村有不少佛教雕塑，但它附近的山上就一點古董遺跡都找不到。若古基哈就是古古他拍答基尼遺址話，它那著名寺院為何在山腳處找不着呢？就是根寧咸本身也覺察不到這個破格。在一八七九年，他又從回這個山，試圖再小心檢驗它。可是，他只能找到一些破磚塊，來勉強支持作爲佛塔（Stupa）遺跡的證據。另外一個有關古基哈（Kurki Har）的疑點，是它的外貌一點也不符玄奘（Hsuan Tsang）所描述的樣貌。它既不高又不險峻，更加沒有山洞石窟。再者，那三個土墩也不像鷄足。由於根寧咸（Cunningham）是當時的權威考古學家，況且當時又再沒有其他可能性的遺址，古基哈（Kurkihar）就此被公認爲古古他拍答基尼（Kukkutapadagiri）了。

在一八九九年時，安羅·史泰夫（Sir Anrol Stive）爵士巡視南比哈爾邦（South Bihar），企圖嘗試鑒定一些中國朝山者去過的地方。當他爬上拍夫蘭拿山（Pathrana Hill）時，他就確論它不是古古他拍答基尼（Kukkutapadagiri），但他從山上又無意地發現西南面有另一座山，而此山又從一點上三分了三個明顯的山嘴，看起來又有點像鷄足。突日，他騎着大象前往這個名爲索博拿夫（Sobhnath）的山，作仔細研究。在索博拿夫（Sobhnath）山下的賀斯那谷（Hosnar Valley）發現有大型的土墩及大量的佛教文物碎片，可顯示出那裏會有過一個重要的佛教寺院。當史泰夫（Stive）爬上這山時，他也找不着一點如法顯（Fa Hsien）和玄奘（Hsuan Tsang）所提到的山洞、石窟和山縫。他却找到一個圓形大磚堆，極可能是個佛塔遺跡。約在索博那夫（Sobhnath）南面一里處一個村莊內，他又發現了一些雕塑，其中包括一尊莊

嚴華麗的彌勒像（Mairiya）。就由於索博拿夫（Sobhnath）那三個特出的尖坡，史泰夫（Stive）也論定自己終於找到古古他拍答基尼（Kukkutapadagiri）。他這樣的寫著：「從山上中峯最高點下望是不可能的；又或從地圖上考究這山的形狀時，不由得會被這個比喻的貼切性所打動。」雖然，索博拿夫（Sobhnath）較之拍夫蘭那（Pathrana）的外貌更俱戲劇性，更像鷄足，可是它所相似的地方，是由於三個尖坡所引起，並非如所有記載中一律提出是由三個尖峯形成。再者，索博那夫（Sobhnath）這個名稱一點也不像古代的古古他拍答基尼（Kukkutapadagiri），或古魯拍答基尼（Guru Padagiri）等名稱。

在一九〇六年時，勒賀爾·達斯·班那基（Rakhal Das Banerji）讓學者們的注意力轉到菩提伽耶（Bodhi Gaya）的東南偏東一個名爲古拍（Gurpa）的山。他認爲它就是大迦葉的那座聖山班拿基（Banerji）提供出來的證據顯然有振憾力。它這個現代名稱，確切是按北方邦語言拍古語（Prakrit）的古魯拍答基尼（Gurupadagiri）亦即古古他拍答基尼（Kukkutapadagiri）別名所伸延發展出來的。那裏既有佛教塑像，又在山上找到許多碑文。對於附近居民來說，這座山仍被視爲神聖之地。更重要的是它具備了法顯（Fa Hsien）和玄奘（Hsuan Tsang）所描繪的地理特徵。可惜當班那基（Banerji）完成了對古拍（Gurpa）的論述時，考古學家們已對尋找古古他拍答基尼（Kukkutapadagiri）失去興趣；致使至今仍未有人對它作過進一步的勘察研究。結果，自一九〇六年以來，古拍（Gurpa）仍未被考古學家或佛教人士訪究或朝禮過。至此，現在該是確切鑒定它是否供大迦葉入定及彌勒第一次出現世間的那座聖山了！